


漫话南



Melville 无人区 李华梅和我的工作计划中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到乔治王岛东端的梅尔维尔 (Melville) 无人区去采集标本。从文献中得知，那里是该岛唯一有白垩—第三纪海相地层出露的地区。这对我们说来很有诱惑力。可是去那里不仅交通是个大问题，而且因是无人区，吃饭和住宿也成了大问题。我们的刘书燕站长为了解决交通工具问题，绞尽了脑汁。梅尔维尔是一个东西向狭长的半岛，其东、南和北侧都是高达 120—190 米的悬崖峭壁。即便有船能到达那里，如没有特殊的工具以及攀岩的本领，也上不去，所以乘船去是不行的，去那里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直升机。当时在乔治王岛的各个考察站中，只有智利站和乌拉圭站有直升机。

顺便说说，在南极，有个不成文的法则，即各国考察站之间，如果有紧急情况或需要，人员可以相互支援，工具可以相互借用，而且都是无偿的。在人员方面，据我所知，长城站附近各站的医生之间就有定期的聚会，彼此间建立感情，切磋医术；如果哪

极之旅(七)

李浩敏



个站有了危重病人,或要做紧急的外科手术,只要提出请求,其它站的医生会立即前往协助。各种大型工具,也是互通有无的。譬如我们的长城一号和二号驳船就常被各站借去使用。此外,我们长城站的饭菜味美可口也是远近闻名的,为此,我们站还有个诨名——“长城饭店”。我听说有一次乌拉圭站的站长打电话给我们的站长:“我想吃中国菜了,今天我到你们那儿吃饭。”瞧!这就是典型的各站之间的关系,坦诚之极!这中间没有金钱的参与,彼此是淳朴的“邻里”互助关系。

可是,借直升机却不是一件容易事,它毕竟是一件超大型器物,不仅要借直升机本身,而且还要借驾驶员、领航员及机械师。此外,天气也是能否使用直升机的重要制约因素。前面我已

介绍过,南极的天气多变,一日之内就有许多变化,直升机真正能飞行的时间段少得可怜,而可以飞行时,他们自己往往也要用。所以,尽管我们站长早就向这两个站提出了借用直升机的请求,但始终也没能如愿。时间已是二月上旬,能在野外工作的时间所剩无几,我们的计划很可能要“泡汤”了。

我们的站长很着急,于是,亲自到智利站找他们的站长,提出了“租用”直升机的请求。智利站站长手一挥说,不是钱的问题。然而,不管是不是这个问题,经我们站长用激将法“激”了一下以后,智利站站长还真把这事放到了议事日程上来了,答应只要天气允许,就送我们去。李华梅和我早就做好了随时出发的准备。我们除了要带野外工作必用的东西(如李华梅的小型

钻机、我的采化石工具以及野外离不开的冰镐等)外,还要带上生活必需用品,如帐篷、睡袋、换洗的衣物、洗漱用具、煤油炉、火柴以及各类食品,包括:饼干、速食干粮、矿泉水、鱼类和肉类罐头、一些副食品、水果以及一棵大白菜。此外,尽管我们两个人都不喝酒,但还神差鬼使地带了两瓶酒。我们把生活用品放到几个大蛇皮袋中装好,一旦可以飞行,就马上出发。看着几个装得满满的蛇皮袋,我对李华梅开玩笑地说:“咱们两个好像‘跑单帮’的”。

二月六日早晨,天气出奇得好,但我还是到化石山采化石去了,中午十二点时天气还是很好,我觉得有希望,就赶忙回到站上。一点钟左右,智利站通知我们,下午可以出发。下午二时我们从长城站起飞,直升机在空中运行了35分钟,飞到了近似长方形的梅尔维尔半岛的上空,从上面俯瞰,那真是壮观!西边是一片冰原,另外三个边是几近垂直的悬崖峭壁,其基底被深蓝色的海水包围着,这是从来也没见过的景观!半岛上面有几顶帐篷,我们估计,那可能是巴西

科考队的。我们在波兰站时,就听说巴西人也有到梅尔维尔去工作的计划,但当时我们无法得知他们的具体行程。看到帐篷还在,就知道他们已经来了,而且还没走。这对我们说来是意外的惊喜,因为当时距我们在波兰站,已经时隔近二十天,我们来前曾估计,即便他们真来了,可能也早就离开那里了。这时有一位男士在地面上指挥直升机停靠。我们下机后,直升机趁着天气没变坏,马上就飞回去了。

我们快速地把帐篷搭了起来以后,就向着半岛的东端走去,想了解一下岛上的地质情况。没走多远,看到有两个人站在北岸的一个突起地带,我们原以为他们在钓鱼,走近了才见他们中的一位手拿对讲机,另一位拿着双筒望远镜,正在和下面陡壁上工作的两个人联系,下面的人身上有绳子,通到顶上。我们和上面的两位打了招呼,拿着对讲机的那位先生(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 Silvio)告诉我们,下面的两位欢迎我们来梅尔维尔,我们赶忙道谢。

我们俩一路东行,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了半



友好的巴西人 摄于生活帐篷内。前排:西尔维欧(左),维克托(右);后排:约翰(左),布鲁诺(右)



友好的巴西人

岛的东北端,极目远望,四周是茫茫一片无际的汪洋大海,向下望去,是万丈深渊,但见海浪撞击着海岸,却因距离遥远而听不清涛声,这一切使我有一种到了天涯海角的感觉。

初识巴西同行 看天色已晚,我们开始往回走。过了一个小山岗,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迎面走来,向我们招手,我们忙走过去,相互自我介绍。这时才知道他们就是在悬崖陡壁上工作的两位。他们是巴西石油公司(简称 Petrobras)地质队的成员。还没来得及说更多的话,他们就忙不迭地对我们说,你们的帐篷需要马上加固,否则很危险。说着就有人推来了一辆四轮小车,大家分头找到二、三十块大石头,一趟趟地拉了回来,先把固定帐篷的钢钎加固,把绳子重新扎紧,然后,又用刚搬回来的大石头压在帐篷的四周,都弄好后,他们请我们到他们的帐篷里坐坐。初次去做客,总要带点礼物,于是我就从食品袋中取出两个罐头,刚放到地上,正准备取出带来的两瓶红葡萄酒时,一阵风把罐头吹得无影无踪。这使我体验到梅尔维尔这个“风极”的

厉害,难怪巴西同行见到我们,首先就让我们加固帐篷,这可真是明智的善举。事后每想到这件事,心里都无限地感激他们,因为这个半岛至少有两特点,其一,它是产生南极洲最大风速(96米/秒)的地方;再有,这是个极狭长的半岛,东西长大概几千米,南北宽度只有50米,我们的帐篷即便位于中间,距南北两岸也只各有25米的距离,如果不是他们及时的提醒并帮助加固,我们很有可能在睡梦中连同帐篷一起被风刮到海里,后果真不堪设想。

我们来到他们生活用的圆拱形帐篷,它的面积大约14—16m²。这里既是厨房,又是餐厅,有时他们还在里面整理标本,或者大家一起喝茶、聊天。他们非常欢迎我们的到来,不一会儿我们就彼此熟悉了。他们一共四位:维克托(Victor)是古生物学家,公司地层古生物部的负责人(manager),也是这次考察的负责人,35岁左右,爱尔兰裔,很稳重,也很热情;西尔维欧(Silvio)是一位地质学家,看起来年近50岁(后来熟悉了才知道,他只有43岁),胖胖的,黑头



发,谢顶,他说他有巴西土著人的血统,三年前带领一个地质队来过这里工作,曾采集了大量的标本;约翰(John)有一幅欧洲人面孔,头发是黑色的,40多岁,是位技师,负责发电机及通讯仪器的操作,我们来时,就是他帮助直升机停靠地面的,他不大会讲英语,我们讲话时,他就静静地听,有时他的同伴就用葡萄牙语翻译给他听;布鲁诺(Bruno)30岁左右,一位攀岩运动员(climber),是四人中最年轻、最活泼、个子最高(1.90m以上)的一位,也是英语说得最好的一位。布鲁诺说 he 自己是德国裔,我对他说:“怪不得你的头发颜色这么浅,眼睛又是蓝色呢”,他说:“我的头发最近已经变深了。”我很诧异,他马上接着说:“我已有半个多月没洗澡了,所以头发变深了。”大家都哈哈大笑。总之,我们很快就成为朋友了。我本来以为巴西大概有几千万人口,通过和他们聊天,才得知,巴西有一亿多人,它不仅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就是在全世界,无论是面积,还是人口,也都称得上是个大国。

他们已经来了近20天了,每天都由维克托和布鲁诺腰间系着皮带和绳子在近于垂直的峭

壁上工作,自下而上地逐层采集地层和古生物标本,此外还要做记录和拍照。西尔维欧和约翰则用对讲机、望远镜及各类绳索在上面接应。我们来的这天正好是他们野外工作的最后一天,从次日起他们就开始等船,船上的直升机将把人员和工作装备接到船上,送他们回国。

晚上十点多,我们回到自己的帐篷,外面的风更大了,我们的充气帐篷被吹得东倒西歪,人躺在睡袋里,帐篷在脸上和身上乱碰,再加上冷,脚冻得冰凉,一夜都没睡好。第二天清晨,我在附近找到了一条结了薄冰的小溪,敲开冰,用毛巾蘸了溪水洗脸,毛巾上面沾了许多小冰碴,一擦,脸被割得生疼。我们带的煤油炉在帐篷内、外都没法使用,里面空间太小(只能容下两个睡袋),外面风大。没办法,只好求助于巴西同行。他们很欢迎我们,说:“你们是‘Sympathetic Ladies’,欢迎你们来!”,于是我们索性把带来的食品都放到他们的生活帐篷里,干脆合伙吃饭,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很高兴。

困难中显真情 头天晚上,维克多曾答应带我们去看地层,吃过中西合璧的早餐后,他和布鲁诺就和我们一起出发。看了地表上的几个露

头后,他们就回去了。我们开始在半岛的西北角,Moby Dick冰川旁的露头上采集标本。天开始下起了小雨。大约12点半时,李华梅对我说,她想下去找一个好一点的露头取样。我正在专心采化石,连头也没回,就说好。一个小时过去了,她还没回来,



巴西人的生活帐篷

我抬头一看，她的背包还在上面。她人到哪里了？往下面一看，是一条宽约 50m 的冰川，从西向北 90 度急转弯，其倾斜度为 15—30 度，如果落到上面，又止不住的话，那将很快就滑入海中。我感到不安，开始大声地喊她的名字，没有回音。后来我想，她可能到来时经过的一个剖面上。我过去看，也没有，叫也没人应。我想也许她走得远了点，听不见，只好继续采化石。时间过了下午三点，我实在忍不住了，又叫了一阵子，还是没人应。我越发不安了。因为在野外，我们的背包一般都放在视力可及的地方，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她的背包在这里，人却一直没回来，一种不祥的感觉涌上心头。我决定回去，找布鲁诺等来帮忙找她。天一直下着小雨，山坡上本来就有冰，加上雨水后，就更加滑了，我又心急地想快点回去，一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还好，可能由于我身上披披挂挂的东西较多，增加了阻力，及时地止住了下滑，可手中的地质锤在我摔倒时，却敲到我左眼上面的额头上，十分疼痛，顿时肿起一个包。我勉强站了起来，决定“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也就是先用冰镐在冰上凿几个小洞，以便踩上时增加脚下的摩擦力。我一步一步地这样前行，直到把最危险的一段坡路走完，我才快步地回到我们的营地。我先看我们自己的帐篷，她没回来，又忙跑到生活帐篷，他们都在。我先问，李华梅有没有回来，他们说没有，我沮丧地说：“I’ve lost her (我把她给丢了)。”他们听了很着急，马上就穿上雨衣、钉鞋，布鲁诺还在背包中放了长粗绳和一条毛毯，然后跑着先走了，维克托和我跟在后面，西尔维欧和约翰也走到半岛的北缘，焦急地往我们工作的方向看。我们大约走了一半以上的路程时，见布鲁诺跑了回来，他说已看到了李华梅，她正从下面走了出来。大家顿时都放心了。发生在 1993 年

2 月 7 日的这一段往事，被我记载在日记里，也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仍历历在目。巴西朋友们的言行，为“人间自有真情在”做了鲜活的注释。

与湿冷作斗争 二月七日在外面淋了一天的雨，我的衣服都湿透了，浑身冰凉。回到生活帐篷，先脱下外面的风衣晾起来，他们给了我一盏很亮的带玻璃罩的煤气灯（可代替火炉），让我烤火。我坐在那里，把灯放到膝前取暖，恨不能把它抱了起来。不一会儿，我闻到一股焦糊味儿，原来我的棉裤的双膝处都被烤焦了，我竟浑然不觉。他们忙给了我一卷红尼龙绸做的不干胶带（宽约十公分），我剪下两块，贴在烧破的裤腿上，自嘲地说，这是“new fashion”，他们听了都笑了起来。我们一起吃了晚饭，然后他们帮我们重新搭过。我的衣服也烤得半干，尽管睡袋及毯子潮湿（帐篷的门靠尼龙搭扣关闭，可搭扣遇水就粘不起来，雨水进来把睡袋等淋湿了），也只好睡了下去，用自己的体温，驱走潮湿。由于太累了，比第一夜睡得反而好一点。这样，我们就结束了在梅尔维尔的第一个工作日——既惊又险，有惊无险，十分艰苦，同时我也为遇到了这么好的巴西朋友而感到庆幸。

苦中有乐 在无人区工作的几天虽然艰苦，但心情却一直都不错。天气好时（指阴天或下小雨），我们就抓紧时间采集标本，下大雨时我就在帐篷里阅读巴西石油队写的梅尔维尔地区地质报告（尚未发表）。报告是用葡萄牙文写的，我连蒙带猜地自己感觉把意思基本上看懂了。一起吃饭时，他们和我开玩笑，问我下大雨时是不是又出野外了，我说：“我当时正在试着阅读你们的地质报告”。他们听了都笑，因为知道我根本不懂葡文。可后来当我讲了他们的新观点与波兰有关文献最主要的区别时，他们说理解

得正确。那就是这里的地层时代是第三纪,而不是波兰文献中定的白垩—第三纪,其依据是地层中发现的是第三纪的新箭石 (*Neobelemnites*) 化石,而白垩纪的箭石 (*Belemnites*),只见于滚石 (drop stone) 中,不是原生的。连我自己都不知当时是怎么蒙对的,我想可能是专业文献中专业词汇的词根在西方各国语言中都是相同的,或是近似的;再者可能是因为我真正认真地阅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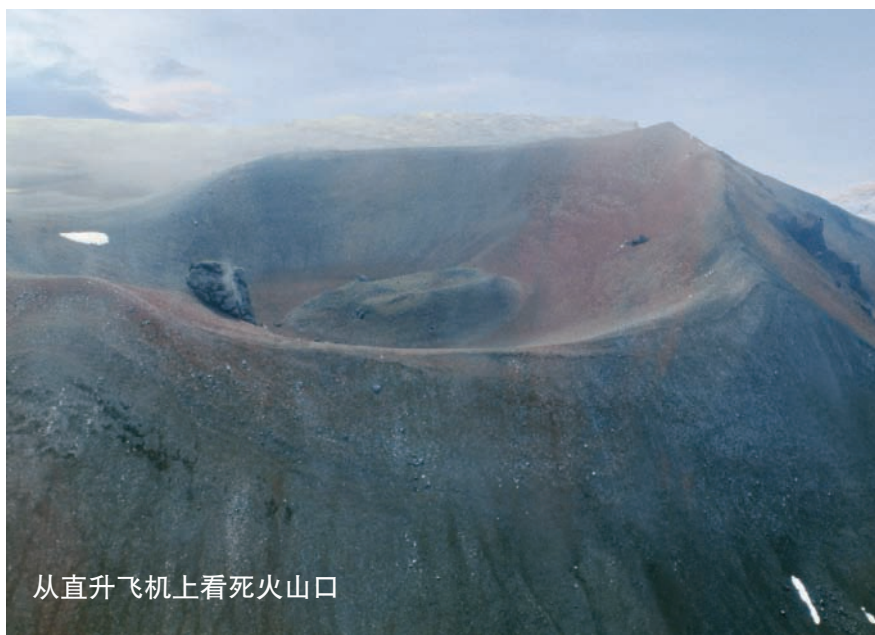
他们告诉我,他们私下里管我叫 Orange Li,管李华梅叫 Blue Li,因为他们记不得我们的名子,“李”虽然好记,可我们俩人又都姓李,于是就根据我们来时穿的衣服颜色来区分我们。当时我穿的是橙色的风衣,李华梅的蓝色夏考服外没有罩风衣,因而各得了一个新名。

西尔维欧说,任何中国的食品他都喜欢,也不知这是不是客气话,但据我的观察,他说的是真话。用我们带去的大白菜做的色拉,用蟹肉罐头做的海鲜食品以及加了四川辣酱,或加了雪菜的各式面条,都大受欢迎。

我们没有带任何通讯工具,站上的对讲机只能在长城站附近使用。我们只能靠巴西同行的通讯设备,还要通过位于海军湾的巴西站的中转,才能与长城站联系。二月九日晚,经过联系得知,我们的站长已为我们联系好智利站的直升机,十日上午来接我们,而巴西的船也将于十一日来接他们。幸好,二月十日是

个大好天,我们忙做好回去的一切准备。在等直升机时,我给他们都拍了照,还把他们的一些装备也拍了照片,因我发现他们的装备很棒,特别是他们各式各样的帐篷,工作服和鞋子等,非常适合南极无人区的野外工作。近十一时,布鲁诺首先听到直升机的马达声,一两分钟后看到一个小红点向我们这里飞来。我们和巴西同行依依惜别,我们上机后,他们说:“长城站再见!”。

这次是智利站的副站长亲自驾机,对我们特别友好,特意把直升机飞到两个死火山口的上方,让我们拍照,我们大照特照。后来又飞到一条冰川的上空,我只来得及照了一张,就发现一卷胶卷都已经用完了,太遗憾了!很快直升机就抵达智利站的机场。在机库旁,见到我们的西班牙语翻译郎英杰正从长城站的紫红色轿车中出来,大家都十分高兴。四日不见如隔三秋,甚至恍如隔世。主要是这次梅尔维尔之行的未知数太多了,行前考虑不够周密,冒险性较大。幸亏得到多方的鼎力帮助,我们才侥幸完成既定的计划,安全、顺利归来。(未完待续)



从直升飞机上看死火山口